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一

近譬堂藏板

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或問 北辰之為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土。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如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

靜巔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德與



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爲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
其所好則民不從○文振問爲政以德莫是以身率
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道未爲政前先有是德若
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或問爲政以德曰爲政
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爲
但德修於已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
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
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
星之拱北極也○爲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
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蔡說辰非是
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
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同衆星一日一周
天安得謂之居其所○衆問爲政以德章曰此全在
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爲孝是心中
得這箇孝爲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
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
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爲德
也爲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德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二

近譬堂藏板

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樞有五
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
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
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還向非有意
於拱之也○帝座卽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
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
如帝都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六度常
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問集注
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
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
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
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
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
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問無
爲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之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
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
無爲又曰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
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但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

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問邵漢臣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是如向漢臣對德者有道於身之謂自然人自感化曰。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盡只說無爲還當無爲而治無爲而不治這合着得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方與譬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邵因舉集注中所備錄者曰。下面有許多語却亦自分曉。○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藏板

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裡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椿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作辰。是一作天上分爲十二段。卽十二辰。辰天壤也。此是說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卽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爲辰。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是爲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卽是

北極否曰然。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中謂始以管窺其極星不入管。後旋大其管。方見極星在管絃上轉。

同新安倪氏曰。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作得于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至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于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德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未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雖未足以言德。必有得于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日得於心而不失。則得于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四

近營堂藏板

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于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于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于心。行之于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于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新安陳氏曰。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程氏復心曰。樞門。箕也。天常轉動。北辰却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箕相似。故為天之樞也。仍不是不動。只動時還在元處。○蔡虛齋曰。為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已以正人矣。能以正人。則天下皆歸於正矣。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無為而治。○為政而本諸躬。行心得者。以正人。不徒持法制。禁令以治之人。將自服矣。○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

之虛言之謂之北極以其衆星皆動而此獨不動言之謂之天樞

異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呂晚村曰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顧其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為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賈生置晁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展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為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五

近譬堂

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

釋按為政以德若講作以德為政則政是一事德又

是一事打成兩截故朱子謂不要泥以字只如為政

有德相似為政有德以為之本自不令而從禮樂政

刑處處件件都是躬行心得之展布發用若無了這

德則禮樂刑政皆具文而已民自雖令不從矣故朱

子謂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也○政字要看得

大德字要看得精有一人之不正不可以為政故天

下歸只完得政字也已有一毫之不正不可以為政

故無為只是先自治以德也此首一句即包有下譬

如之理非首一句只說得半截而後譬言找足也但

首句雖包合無為而天下歸意却未明言故子譬如

後二字政上已鑿然下一為字德即在政中見之豈

是塊然無為故朱子謂禮樂政刑固不能廢只是本

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又曰合做處如何不做

得只是不生事擾民可見無為只是不有心求民之

藏板

服耳。紀綱法度是。多少設施在。只民心歸向處。在德不在事也。○學曾問呂晚村。謂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御煩。以寡製衆。亦自見得此意。顧其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耳。又曰。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謂德。在至勞非至逸。漢人止得黃老之粗。是何如。曰。按朱子云。老子所謂無爲。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不爲者。未嘗不爲。是正已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不能篤恭盡敬。觀此則黃老與聖人相去天壤。所謂居簡御煩。以寡制衆者。惟聖人能之。若黃老自是居簡行簡耳。蓋不獨居簡與居敬不同。並居簡之行。簡與居敬之行。簡亦大別。晚村謂黃老之德。在至勞非至逸。與朱子無所事事之說。正相反。至謂北辰居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却說得是。蓋修德原不是無爲。而天下但見其無爲之迹。北辰爲天之樞。樞旋而衆星乃旋。然却不見天樞之旋也。○程子然後無爲。只得居其所。意未得衆星共之意。故朱子謂其未說得盡。又引范氏之說。補足其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六

近譬堂藏板

○禎按朱子謂德修於已。而人自感化。又曰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屢下自然字。是已將無爲而天下歸納在爲政以德句內矣。北辰自是居其所。既居其所。不動自是衆星共之人。君只一爲政以德。便了。此外更有甚無爲。更有甚天下歸之。陳新安呂晚村皆隔一線。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

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或問

詩三百篇雖有美惡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爲思無邪者與。曰：此詩

序之言也。然愚嘗竊有疑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或曰：然則夫子刪詩。何取於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特以見夫一時之事。四方之俗。使讀者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焉。爾非盡以爲合於義禮。而使人法之也。曰：是亦安知其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爲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爲正乎。曰：詩雖或至於譎諷。然其譏是人。亦必優遊含蓄。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七

近譬堂藏板

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媒慢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盡斷之。取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效其所爲也。則其爲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耶。或又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讀詩之法耶。曰：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

語類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

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八

近譬堂 藏板

曲折去處都髑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耻。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為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語。若以為刺。則是挾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九

近譬堂藏板

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答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徃徃只是刑定而已。聖人當來刑定。好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問思無邪。

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仔細思量。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

同

大全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

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益可見也。○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十

近譬堂藏板

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蔡虛齋曰。詩之所言。有邪有正。而詩之為用。則皆欲人一歸於正也。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逸志放心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固所以使人思無邪也。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所以使人思無邪也。○林次崖曰。傳習錄謂詩不刪鄭衛。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愚謂此不識詩之所自來也。昔先王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因采而為經。觀民風必美惡並觀。不是只觀其善。故曰詩可以觀。以聖人刪詩。只存其善。是詩有勸無戒。聖人可以觀之言為非也。有是乎。○呂晚村曰。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讚詩。亦不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一言。不是貪省求直捷。○全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

次之圈外。○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問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理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

馬貴輿嚴華谷謂淫奔諸詩。出於情人之自述。則為無耻。出於詩人之代作。則有懲戒。其說亦覺有理。至古序訛謬處。朱子辨駁已明。反欲悉存其舊。輒轉附會。愈多事矣。至象山將國風淫奔諸詩。改作思賢之詩。垂世立教。亦不為無補。陽明先生疑漢儒摭拾逸詩。以足三百之數。理或然也。蓋自秦火之後。六經無全文。書有孔壁古文之異。而小序猶多舛戾。詩有申公魯詩之異。而小序亦復難通。春秋經傳不符。三家不待言矣。易以下筮得免於焚。而彖傳象傳每有復

出之辭庸淺之義。金仁山亦疑孔門弟子間或補緝其文。然則後儒讀經不得其義而強爲之解。愈覺支離無益。以經治心。以心斷經。歸於義理之當。而可見行事之實。然則姚江之論亦豪傑之特見歟。

辨按後儒多力闢朱子而從小序。謂詩無不出於淫。若淫而不刪。則夫子所刪何詩。夫雅頌之作。多出於賢人君子。若國風類多野人婦女之思。豈能必出於正。盡舉而歸之譏刺者所作。而淫變中又頗多自言其意。何也。夫子以思無邪。蓋三百者。謂先王立詩之教。與後人讀詩之法。俱要曉得一箇思無邪。如善者便是。要感發人之善心。惡者便是。要懲創人之逸志。固是。教人思無邪。後人讀詩。見善便要感發善心。見惡便要懲創逸志。亦豈不是歸于無邪。故註中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其用二字。要細看。呂晚村謂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讚詩。亦不是論思。亦不是說詩之思。本皆無邪。數語最道得徹。○問程子思無邪者。誠也。曰。只看一者字。便是。就已思無邪之極。至地頭而言。所以朱子謂世人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士

近譬堂藏板

修飾于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于思無邪。乃可謂誠。詩只是箇思。聖人將三百篇之思。盡收入無邪裏。聖學只是箇誠。程子又將思無邪之旨。盡收入一誠字裏。伊川下句極險。却愈看愈有意思。○此章不重知要守約。若只知要守約。則只一句思無邪。可以盡廢三百矣。所以朱子又說。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但不知得這思無邪意思。止是一番美刺。便了。那先王採訪陳觀。是如何。這學者。誠誦服教。是如。何。故范氏註。亦不可畧。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耻。謂苟免

刑罰而無所羞。鬼蓋雖不救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

忘也。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刑。政來。○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耻矣。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按問道訓先之法制禁令。如何是先之。曰。此如商執行法。先自貴者始。若在上者。自外於法。制禁令。這政如何行得去。但離却德禮。這政原無仁義孝弟品節。文為吾性固有之良。天地不易之經。只得箇威嚴整飭之具耳。惟其道之是政。則齊之。只有箇刑政。刑只是一套事。蓋用那法制禁令時。原道你不遵守。自有常刑。到道之不從。自是齊之以刑了。如此亦甚收。揖拘束得人。却不道這耻心先亡耳。○到得民免。那整齊畫一外面。亦大是好看。只是他裏面一無所動。何嘗無為惡之心。只免時其無耻。自在語類謂政刑。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譬堂藏板

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耻矣。政刑若不弛。難道竟存耻不成。愚謂依舊又不知耻。當是依舊又為惡矣。必記錄之誤。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耻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

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語類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

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

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弟而後可

以教國人○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足以感人之

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

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改及○問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

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

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耻且

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

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強

做底便是不至○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

州縣如何做得日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

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譬堂藏板

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化可以流通
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
必不肯只恁休湏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
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
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
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
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
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耻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
○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
說功術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
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
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
恢復來說不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
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
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
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
刑○道之以德集註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
稟信向不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十四

近譬堂藏板

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
 資嘉須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下者企而
 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簡法制如此若不盡從
 便以刑罰齊之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
 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
 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便不是了
 ○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
 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借德
 禮之名出做事如大鬼以示之禮依原以示之信出
 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
 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
 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會出
 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借這些欺天下看它來
 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
 同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
 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以躬行
 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

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
 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
 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耻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
 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雲峰胡氏曰此
 篇首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
 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
 言後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
 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
 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東陽
 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
 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
 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為一所謂有關聯雖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註淺深言
 進德厚薄言應事○蔡虛齋曰此章是聖人見得當
 時為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
 言刑政之效只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重
 耳然其實德禮政刑四者皆為政者之所不可廢務
 德禮者亦向嘗全去政刑但與德禮並較其得效有

淺深耳故雖堯舜也須用政刑但堯舜之所恃者不在此故曰不可徒恃其未又當深探其本也聖人之意正如此非欲貶政刑不用也猶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其實善政善教安可缺也○呂晚村曰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於圈外說圓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貶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謬矣豈朱子註意哉○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崇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耻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爲政刑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五

近譬堂藏板

是承上文觀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過不及也所感之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齊也○呂晚村曰此章原爲治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意

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敬民說但道德指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同字又字次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是加詳不是推淡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深而德淺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未一又須禮齊文義自明合論之德禮爲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爲禮之本非謂齊深於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通訓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卽政道亦是率先霸者治國亦必身自行法示信卽所謂道之以政也但霸者率先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爲不同耳不可因霸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

按註云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可見道以德不是教民躬行此德乃我先做成樣子民自觀感而興起如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數句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齊以禮雖爲民之資稟有厚薄所感有淺深然禮却不單爲民而設使君先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去

近譬堂藏板

能納身於軌物如何齊得小民出君身以及朝廷由
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萬民皆外不得這禮蓋
吉凶軍賓嘉原非僅為民而設且如孝弟慈德也而
其中之有節有文不可過不及者即禮也德與禮原
不是一箇制度兩箇事物但在君身可以純謂之德然
立一箇制度品節來只道君身所行底便是民雖有
所觀感却把甚麼做法守故禮是那德之規矩準繩
要齊民湏用這禮○學會問陳氏謂民耻於不善此
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分說是
否曰也是如此纔有所觀感而興起便是耻心動了
所被雖有淺深所稟雖有厚薄然深者厚者固感而
興起即淺者薄者亦豈不感而興起故耻不善是觀
感于德之功然深者厚者或耻不善而即至於善而
淺者薄者却不能皆至於善也必有禮以之而不
一者始皆至於善矣故格于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不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要民善方繼如此此德禮似
於假設為爲了二以字即作為政以德以字當有字
看何如曰不消如此要道之繼以德要齊之繼以禮

這便說假了但道民齊民此豈是為治者所不當為
須看我所道所齊之具何如耳道之能以德齊之能
以禮這便有耻且格了以字如用字相似若當有字
看上以政以刑亦說不去○問政刑之效如彼德禮
之效如此而總註又謂相為終始不可偏廢是如何
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
之本末不可廢本亦不可廢末故呂晚村謂朱子
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蓋政
刑從德禮中出方是治具治法所不可少者若專用
之政刑矣再以德離德禮意思則所謂政刑已非先王
都不是很了故朱子云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事它只是
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
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那會有躬行德禮之實也故
以政以刑其效只得免而無耻若以德以禮此中正
有政刑在故朱子謂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
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又曰有德禮而無
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便不是了可見聖人是因上節有以政以刑者在故說箇以德以禮來對他非偏廢政刑也○看來兩節分別處只在四箇以字用政刑者亦是教民向善豈不假德禮名目但自家先無德禮之實其所以者政刑耳用德禮者何嘗不借政刑弼教但自家躬行整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德禮耳四以字正要着力看○民免而無耻是從外說向內蓋免刑其所急而耻心其所緩也有耻且格是從內說向外蓋耻心動於先而格善隨繼手後也只以政時民已是無耻到以刑後即得他免亦不得他耻免而無耻真是沒奈何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七

近譬堂藏板

禎按虛齋謂淺深厚薄之不一不必說資質只承上觀感興起而言而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道之以德便是責重君身晚村又謂只分辨本末不責重君身然則道訓先之者謂何而責君身又在端本之外乎書理不明由於學者講說推深不肯平易玩味至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此亦不然君身只有德而無禮是甚說話在君身德與禮只是一滾出來德處皆有禮但不立制度品節小民何所依據故齊之處却在禮○朱子謂至是真箇有到處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蓋有耻已是天良既動深入骨髓則有耻後之格自是安心爲善更不遷動之他總有勉強便是不至亦便是無耻矣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

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或問大學之道何道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說具於大學之篇矣曰聖人生而知之其必有五而後志於學何也曰程子以爲夫子立法以勉進後人之辭是也

語類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

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大

近譬堂藏板

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於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若果能志于學則自任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忠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不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

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己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為之不厭附大全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任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纏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同呂晚村曰志學是徹始終事○工夫吃緊在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克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
辨按此志於學與士志於道不可作一樣看那箇志字是心方向此聖人這志便是直要到聖人地位故朱子謂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任不得觀此則精神全在一箇於字這志與學已是粘連一片了故註云念念在此而為之不

厭若士志於道尚耻惡衣惡食
便知那志只是方向於此耳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或問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語類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

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問立是心有定守

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

立不為他物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

動他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

恁地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

同蔡虛齋曰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三十而立猶是着

力守任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

有悟則應耐日用之間迎刃而中觸機而解何用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充

近譬堂藏板

為守便是揀定把持處

勉勉循循做去稍不用志恐還自立不得自立則此

理已是我有底了故曰守之固而無所事志

四十而不惑

於物事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

或問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

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

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程子張子范

呂謝氏之說是也

語類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

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

知這道理所以然○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更無

所疑立時則未免有所把握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

破竹迎刃而解矣。不惑者見事也。或問三十而立而能守者曰。自有三節。自志學至于立。是知所向而大綱把握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裏面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之極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辨**。按立以前。豈猶知之不明。而有所疑。但守猶是着力持守。便費權衡。把握便是幾微之際。毫髮之辨。有未判然於胸中也。到得不惑。則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知之既明。只須坦然由之。何須持守。方能不失。故曰無所事守。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賢堂藏板

以問。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克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語類**。天命處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洞然。它人用力久。亦須會到。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命。天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來處。又曰。因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譬堂藏板

德地知得來處。○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由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知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然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問不惑者是知其然。知天命者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覺得皆天命。天理。○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固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同。大。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而。言。也。○。蔡。虛。齋。曰。孟。子。註。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謂則。今以四十不惑與耳順知命皆為偏。主知者疑亦有泥。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也。○五十而知天命。凡事到面前。不惟知其所當然。而所以然亦無不瞭然於胸中。了則其行之至。又何待於言。蓋凡行之未至者。亦由知之未至也。此以知之至言。而行之至。有不假言矣。學者反以專言為疑。何哉。

異。陸。稼。書。曰。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流。知。天。命。是。大。德。之。敦。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大。德。總。在。知。

是天命內一本貫萬殊。便是小德川流萬殊原一本便是大德敦化。

但是道。理之源頭處。都看徹了。便轉不惑是上面又

見得一截前云知之明而此云知極其精者明只是
分曉透徹就各各事物而言精便是會到一箇處與
書言惟精惟一相似

禎按金仁山以不惑為小德川流知天命為大德敦
化固爰分不當蓋小德川流一物一太極也大德敦
化在理之所以然上說者不惑在事之當然上說知天
命在天命內亦尚影響蓋知天命只如知天地之化
育是就潛通默契上說而川流敦
化則一滾出去不第以知言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或問所謂耳順何也曰其義則程子張子言之詳矣
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功若不用力而自
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譬堂藏板

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字不是可見其義精
仁熟如此○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
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
皆盡見得又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
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
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問耳順
日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
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逆理爛熟了

同大全陳氏曰經卷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
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
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
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絕天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
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

○按知極其精更有甚未至必到耳順纔說至此至
字如化字相似以極盡地頭而言蓋其知天命時猶
或思而得之則猶未足以見至誠無倚之妙到得聲
入心通無所違逆則真不思而得也○學會問尹和
精謂聞理即悟是否曰悟字便說不得聖人並不消

要解悟。只自無所違逆耳。耳順不是在耳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並是在心之原頭上見得。在五官四體都是知之道理。活潑流行。事於耳驗之耳。朱子謂聽最是人所不着力於此。愈見其義精仁熟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藏板

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

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或問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閒而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為終也

語類問十五志于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着土漸漸底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吾

近譬堂藏板

這箇說得都精○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存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公皆要此心為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但人有以陷溺其心於是此理不明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巳○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五

近譬堂藏板

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感知天命耳順
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
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
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
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
夫方能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
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
過得甚巧○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
多段說十五志于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
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正
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而益熟年正
書任子○問十五志于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
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
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
三十而立是一面學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
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至
也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相似立與從心不踰矩相

似又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
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
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
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十五志于學一
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眾人
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
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
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問自志學而
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
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
學云乃論學之規模○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
實說伊川用做假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
不解懸空說這一般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
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眾人之志學它底立
異乎眾人的底立它底不惑異乎眾人之不惑
附大全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
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
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譬堂藏板

同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躡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遂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雙峰饒氏曰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雲峰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于聖人到七十時其心

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方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亦如何便到聖處○呂晚村曰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為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為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於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為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聖學為心學則不可○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聖學原無一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毛

近譬堂藏板

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箇名目
 教人耳○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
 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
 時之正自禪○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
 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為忽然又開
 一境界○道理景象循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
 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
 忽摸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一齊都到朱子不從橫
 渠而從程子分貼何也曰聲自外而入者也欲自內
 而出者也聲之自外而入者啞無所違逆于心欲之
 為不勉而中也○學曾問程子謂聖人生知言由學
 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作聖人假設說而朱子則謂聖
 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
 此也是以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
 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似參用張子仲尼行著習察異
 于他人之說而兩和之但不知既無積累之漸又有

獨覺其進而人不知是如何曰此事極難說朱子謂
 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所以說人
 不及知其實若有積累之漸須不是生安之聖人始
 得故朱子又云是聖人將許多鋪攤在七十歲內看
 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然謂聖人一味假借說
 竟是謬為謙辭故朱子又謂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
 人同細細看來所謂無積累之漸者如志於學已念
 念在此而為之不厭夫念在此更甚物搖動得
 他便自有立底意思當守之固時若不甚見得分明
 却持守箇甚麼是立中便有箇不惑意思聖人見頭
 便徹尾既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天性知天
 豈有大界限盡得在聖人是無所違逆而待天命未
 思且看聖人未至六十時聞理何所違逆而待天命未
 至七十時心何所踰矩而待勉豈不是有耳順與
 從心不踰意思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如
 志於學雖已念念在此何會搖奪來然方是求之如
 事未便是已有聖人怎敢道是已立立時雖是未
 明總會立然聖人見得自家有一毫把握便是未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天

近譬堂藏板

明了怎敢道是不惑不惑于事物之當然雖於所以然處不大段畫做兩截然於事物無毫髮之疑而自覺於天理流行而賦於物之微妙處未有以膾合而無間怎敢道是知天命未至六十時雖亦於所聞之理無所違逆然聖人覺得稍一存想便不是順了故于六十時總信得是耳順未至七十時雖亦心之所欲未嘗踰矩然聖人覺得但一想到道理合如何已不是從心了故于七十時總信得是從心所欲不踰矩耳以功侯論之固有漸次之微分以全體言之又見始終之一貫○朱子又云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這生熟二字最妙從志於學到立時是箇生底聖人不惑知天命是漸熟了耳順從心不踰便是道理爛熟時候○學會問聖學原學亦是重蓋起手處重在知立是大段規模定重在行故各就重處言耳非分知行也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此中自有行在立是行

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此行之至却是消說知了又問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朱子深取之謂當仔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故雲峰胡氏謂聖相傳只傳此心志學者此心所向之方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而順乎其自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而近世呂晚村謂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心學之說有良心便有聖人之心不可為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為邪說所亂彼只要歸於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所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必於性天合一方是至善方是聖學是如何曰此正呂說大有功於聖學處論本心自是義理之心豈是私欲之心但心是有血氣事物縈落血氣便有偏私惟聖人氣稟清明義理昭著有血氣而不為血氣所使這箇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完

近譬堂藏板

心。總。是。天。命。以。來。完。全。一。箇。義。理。而。無。私。欲。之。心。故。孟。子。於。本。心。上。必。着。不。失。二。字。而。朱。子。亦。只。謂。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未。嘗。謂。心。無。不。善。而。學。只。是。學。心。也。故。孟。子。曰。存。心。曰。養。心。曰。收。放。心。皆。所。以。不。失。其。本。心。也。但。說。心。則。人。之。不。能。全。其。本。心。者。俱。要。各。因。其。心。以。為。是。而。聖。學。壞。于。心。學。矣。不。若。子。思。直。溯。天。性。之。原。令。人。無。可。假。托。故。本。章。從。心。所。欲。必。說。不。踰。矩。也。呂。氏。此。說。是。大。有。功。聖。學。處。曰。饒。氏。以。矩。字。立。說。善。否。曰。較。穩。當。但。借。一。矩。字。串。合。通。章。聖。人。初。無。此。意。只。渾。渾。看。去。為。佳。所。以。朱。子。只。教。人。逐。向。實。地。思。量。意。思。學。者。且。要。下。工。夫。來。

頑。按。饒。氏。以。矩。字。立。說。蓋。以。矩。者。天。則。也。至。善。也。聖。人。自。志。學。時。便。志。此。矩。不。過。要。到。至。善。地。位。以。人。合。天。而。已。故。其。說。原。無。弊。病。但。拈。一。字。以。貫。通。章。不。如。逐。句。玩。味。其。精。義。之。為。有。得。也。至。陽。明。謂。志。學。即。志。不。踰。矩。之。學。尤。有。語。病。蓋。矩。是。天。理。不。踰。是。所。進。之。境。界。倘。更。假。夫。子。數。十。年。豈。亦。以。不。踰。為。止。境。乎。奈。何。以。志。學。即。志。不。踰。矩。之。學。也。○。到。知。天。命。已。徹。此。

理。源。頭。然。稍。待。存。想。便。非。耳。順。此。間。機。候。甚。微。少。差。便。非。聖。人。真。境。但。思。與。不。思。尚。好。分。別。若。耳。順。是。不。思。從。心。不。踰。是。不。勉。不。思。不。勉。皆。是。從。容。中。道。境。界。而。聖。人。却。分。六。七。十。兩。時。則。此。間。機。候。之。微。妙。尤。非。他。人。所。能。知。也。要。之。聲。入。心。通。是。自。外。而。來。坐。而。應。之。尚。易。從。心。做。去。自。不。踰。矩。是。自。內。發。出。天。然。中。節。尤。難。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語類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

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
 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
 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子
 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
 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

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註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辨按無違一語固包却當為而不為與不當為而為兩面但三家借禮就懿子分上看更有味不專為三家發是朱子見聖人之言之妙渾然有味也大意在本章不必泛說。○問時解謂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明欲以不得為而為者致之親耳就是要借禮念頭此說是否曰孝豈不當問者且就他問孝上看這有甚錯處聖人豈必要他問忠經為善問故借禮不可為孝就懿子分上教他則可就問孝上貶他則不可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譬堂藏板

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精義范曰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告以無違而孟懿子不能復問則將以不違君父之命為孝此不可不告也故因樊遲御以告之。

辨按無違二字渾然並未割晰其無違是如何分明啓懿子之問了乃竟不能再問故夫子恐其以從親之令當了無違故於樊遲發之曰聖人其有隱乎曰姑發其端無竟其旨正是聖人善處假使聖人不待問將生事以禮三句一併發之彼亦只泛泛聽了有何警醒再問而後告之則其味深長不知再問而借端以警之則聞者亦易動矣凡聖人於問答處都具

此意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或問 三家僭禮。其於夫子之三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殯設擗。則其塋也。僭而不禮矣。以雍徹。則其祭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尊榮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

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有所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語類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爲其所得爲。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人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潤。人人可用。不特爲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上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某於未後亦說及。

之非專爲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又云：周禮忒煞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人別制，爲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便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向年見欽夫刑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已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爲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以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藏板

之爲偷。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理字，亦指前不肯於理之理。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楹而設撥，塋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塋禮諸侯用桓楹於棹前後，立二碑如大枉，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絳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諸侯用四絳貫二楹，大夫二絳，二碑而枉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絳貫大楹也。撥者引喪之紼，禮諸侯輶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輶，僭諸侯也。○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爲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及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卽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塋

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爲。而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盡禮。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辨 披註云。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便爲尊親之至。只看或問謂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如此。便是辱親了。事事盡禮。尊其親。爲循分守禮之親。豈不是尊之至。亦以三家之僭禮。原欲尊榮其親。而不知違禮者。非所謂尊。而盡禮者。乃可爲尊也。益見集注下語之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冕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藏板

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或問 六章之說曰。此章惟謝氏之說切於人心。使學者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若如諸說之意。則夫子於武伯之問。何不直告之曰。不爲不義以貽父母之憂。可謂孝矣。而顧爲是迂昧不切之語。以告之。反若使之必致疾。以憂其親。而後可以爲孝者。是豈聖人平日教人敬身謹疾之意哉。

語類 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爲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不會照管得疾了。○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孝如此。可

凡身有一毫不在各檢上卽是疾病者。尤未免屈經文而從己意也。註中凡所以守其身之一凡字。雖包含者廣然。看自不容於不謹。一自字。跟上人子體此一此字。則仍重謹疾而非一槩泛說也。○既承問孝來。則說父母愛子之心。便是說人子當體父母之心。說父母常憂子疾。便是說人子當守身矣。非僅對照亦並非歇後語也。觀朱子答叔蒙問注前說未安之說。其意自見。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藏板

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耳。

語類敬非嚴恭嚴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作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附朱子曰。子游是個簡易人。如灑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耳。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見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敬。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

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同輔慶源曰：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能敬乎？**○**雙峯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子。**○**蔡虛齋曰：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言也。若別作人字說，便不見不敬之罪。雙峰之言曲說也。

異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於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辨按：養謂飲食供奉，飲食便是下章酒食供奉。便是下章服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金仁山謂至於於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三

近譬堂藏板

此作該括說，與朱子亦小異。朱子或問云：此設戒之言，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之罪，觀此則至字作極至而言，不必以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為固護也。**○**朱子謂敬非嚴恭，嚴格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可見此敬字甚細，所謂視無形聽無聲也。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養字自分明，非擬父母於犬馬，乃我之養父母，已無異於養犬馬也。故曰：甚言不敬之罪。**○**朱子謂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其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延平李氏亦曰：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此是何等警切人子於飲食供奉之間，刻刻如此提撕，省察惟恐陷于犬馬之養，則其夔夔齋栗者，將無有不至矣。乃學者不知體此而務為固護，何以別三字。只作何所分別，鶻突便了。亦未得聖人深警之意者矣。**○**胡氏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斷流於不敬，是就世俗不能敬者言，非謂子游狎

恩恃愛也。直恐其愛踰于敬。此句最要看。蓋敬正。離愛不得。夫子只因于游愛有餘而敬不足。故以敬告之。其實敬愛不是兩箇念頭發出來愛而不敬。便非真愛。所以下章因子夏敬餘於愛。故又就愛上說也。語類謂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中正而無病。朱子稱其恰好者此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藏板

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語類

人子胸中總有些不受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

象此所以爲愛親之色爲難。○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又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

難免強不得。又曰：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暇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至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美

近譬堂藏板

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僞爲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彊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呂晚村曰：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擬可模擬，便未爲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栗，有齋栗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掩着。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根

心生色。不假貌爲。然則真朴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溫寶忠母夫人舉此句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蟲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實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異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

○按事親以承順父母之色爲難。此意非不大好。朱子曰。以爲添得本文字太多。蓋聖人言語只是明白簡易。故注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或問言承順親色。則必有和氣。婉容。有和氣。婉容。則必承順顏色。又以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堯

近譬堂藏板

二說不相背處。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連下三必有字。正歸根。于深愛。見愛有一毫不深。此色便不可強。故爲難。○學會問大全。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恭和分說是否。曰。集注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此不是。離敬以爲愛也。夫愛曰深。愛則已是十分愷惻。十分誠敬之所形。此中自有敬在。所以朱子謂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者。以其太莊嚴。以了箇愛字也。其實色到至處。和之中未嘗缺恭。恭之中未嘗缺和。若謂敬親者其色必恭。愛親者其色必和。竟有兩種事親之道矣。朱子謂其亦好者。是就愉色婉容。根於愛。亦說得去耳。非真可分兩種也。勉齋發之各有節行之各宜。兩各字尚自粗在。○服勞奉養。自是事親之實。不可少者。但有深愛之心。愉婉之色。則服勞奉養處。都是孝之形。現若無深愛之心。愉婉之色。則只是服勞奉養耳。豈足爲孝。○又問色旣發於深愛。犬子何不舉深愛道理。與子夏明言之。曰。聖人教人。俱從缺畧處。救正。子夏少溫潤之色。故此提。醒見此皆

深愛之心不足於中。不可以色爲末而忽之也。呂晚村引溫寶忠母訓曰：性急性慢，兩種俱於子夏分上。無涉子夏是箇直義底人，只是敬有餘而愛不足些。故朱子謂他是謹守法度，依本子做，又問子夏少溫潤之色，既缺少在愛。集注又明言深愛和氣愉色婉容矣。而今獨謂愛中有敬，不知所謂和愉婉者，其敬安在？曰：此理自是朱子說過來，或問奉養而無狎恩，侍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朱子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觀此則敬愛原不做兩箇看。愛曰深愛，便含至誠側怛之意，前說已言之矣。若和氣，須是無乖戾偏私，經能中節，一有放肆，便不和矣。愉色雖訓悅，觀私覲愉愉如也。註則又和矣。原根上執圭之敬，而又加和，正是敬之舒處。婉容則婉曲與順，惟恐有觸突，親底意非敬，而和如此體會，愛敬自不是兩箇道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罕

近譬堂藏板

之所形，則無非深愛之所流注也。但深愛却又包得廣，故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

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或問小注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

如愚退而察其履跡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

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鄰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

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

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

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

人久矣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

者所以見其非無諛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

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慎其獨也嗚呼夫子

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

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之間所

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

事斯語之驗也

語類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

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

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聖

近譬堂藏板

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

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問顏子省其私不必

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

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處方有可省

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

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

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

安便是箇私處○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

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

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

之實處○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

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

-13 158 24 952" data-label="Text">

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

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

箇便去做○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

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做得出來不差

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恰如今人說與人做

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

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
不似。○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
思量。它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
它也曾見來。及我說這物事。則它便曉得。若其他人
不會見。則雖說與它。它也不曉。○問顏子深潛純粹
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
問顏子深潛純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問
集註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
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
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
私。卽見其日用語。嘿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坦然而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
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白亦足以發一句最
好看。若粗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
發一句。○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
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
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之樂。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
都理會得了。○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望

近譬堂藏板

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
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
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克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
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
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問亦足以發伊川
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只是這箇夫
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謂天理昭著。便
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做。且如對人
言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地悠悠漫
漫。雖然恁地說。自將這言語無着落了。到得顏子聖
人與說一句。他便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他便
去做。那兩句。

同大全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

才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淺深
同。只是顏子尤溫厚淵懿。近聖人氣象深潛。帶知見
意純粹。帶踐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
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不
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聖

近譬堂 藏板

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夫子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雲峰胡氏曰不日行而日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蔡虛齋曰此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此言也舊說始而疑其為愚終而決其非愚非也○意不相悖謂夫子之所謂是者彼亦全不見有未是意夫子之所謂非者彼亦全不見有不為非意只管領受而已此蓋由其於聖人體段已具故一言點化便都釋然而目用之間只管發揮出來○如愚處亦與以發處相發蓋正是深潛純粹默識心融所在○退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有私字在○呂晚村曰如愚是不違外貌○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

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此章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為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為衆妙之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一章也○陸稼書曰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注云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恐是以燕居獨處說不盡私字故又益以下句謂不但燕居獨處凡非進見請問之時皆是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朱注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高新鄭云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歟非也其喜之也深故稱之也婉此因省字近於窺伺故如

此斡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亦何害但不

若世俗之窺伺耳堯之于舜何嘗不試

異林次崖曰蓋宴居獨處是靜時不得發明聖人許

多道理且下文日用動靜語默說不去語錄云私不

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

亦隱私這亦不是正為解不得發字也

辨按意不相背者想見其質本自通明故聞聖人之

言即便曉得如自己原存底一般所以不相背只是

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是其不及聖人處

也惟意不相背自有聽受而無問難○朱子謂私字

儘濶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又曰不專在無人獨處之

地如人相乃坐心意默有所趨向亦是私按此恐人

把私字只作人所不見之地看了其實心意默有趨

何這箇惟回獨知夫子如何省得似與慎獨之獨微

分註云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只因獨處二字

恐說窄了故又加非進見請問之時句其語最穩實

凡着語類諸條須以註語為主而後參之蓋語類是

隨問發明又恐記者增減數字意便訛舛○學會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罍

近譬堂藏板

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謂如發見之發非以
言語發明之也是如何曰動靜語默皆見發明處則
有時而以言語發明亦自該得耳或問是發見於行
事否朱子曰雖不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
以發見於行事只說得動處耳又問靜默時是如何
發見夫子如何省得曰自有粹面盎背氣象○此章
時解多謬有謂夫子與言之時原與其違到不違之
時真疑其愚已謬矣又謂意其有異而後省既省而
果有異竟將夫子看做一團私意又或將足發看做
會悟子言所不及夫不違時已會悟矣何待此時即
回亦不過實能體貼得子言耳豈必有許多未言者
而亦發之耶至如愚只是形容不違不愚只是實証
足發省私自是考驗弟子學問常事將聖人看做乍
疑乍喜東窺西探不知成甚道理○聖人一言每令
人終身體貼不盡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真箇視
聽言動無有非禮便箚足發了豈又必悟到數語之
外所以朱子云明日做來却與今日所說底更無分
毫不似又曰聖人與說一句他便做一句與說兩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墨

藏板 近譬堂

他便做兩句也。○學會問顏子深潛純粹。輔氏謂深潛是不淺露而德性淵弘。純粹是無瑕疵而氣質明淨。金仁山則謂深潛帶知見意。純粹帶踐行意。是如何曰：深潛純粹是說他本來資質如此。未說到粗疎放過。其知也必真。惟其純粹而不駁雜。故凡道理合如何。自不以偏私牽絆其行也。亦必力仁山欲照不違足發說。覺稍快耳。○聖人體段已具。卽在天資之深潛純粹上見得。所謂生知之亞也。故未聞夫子之言時。尚未見得。無有觸處尚未洞然。是其不及聖人處。及一聞聖人之言。自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矣。此集注十二字。不但形容得不違透。連足發也。預透在裏面。若不能默識。退後便忘了。不能心融。則得其一。未得其二。不能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亦未必做得來。無分毫不相似也。人看顏子得力處在足發。顏子却是得力處在不違。只不違便是要足發了。○今人都將足發看空了。看粗了。空者只說得無往不是。夫子之道。脫離言字。粗者只一力行。該却不道。

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發明處是。如何。朱子云。如今着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麼處。便不足以發。正當做箇題目入思議。○日用動靜語默。俱歸到坦然而無礙。這由字正說發。這坦然而無礙。却是根本上不違來。若非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安能坦然無疑也。○問不違足發。似不易到。而朱子只道他是資質自別。何也。曰。只為他天資高。故一聞便見得。一見便做得。到手容易。不同於人耳。又問他功深力到後。更如何。曰。只是不違中領會微妙處。更不同。足發中坦然而直。諒則退只是夫子退。禎按集註及退省其私。作一直諒則退。只是夫子退。非回退也。語類亦云。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惟或問所引胡氏作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今人皆從胡氏。惟蒙引謂退是孔子退。若說顏子退。則下。有私字在。其說與朱子合。宜從之。○顏子深潛純粹。語類明指天資而言。以其為生知之亞故也。獨陸稼書謂亦兼學力能專心致志。做博文約禮工夫。故深潛者愈深潛。純粹者愈純粹。學者能學顏子之學。

則不深潛者可深潛不純粹者可純粹此只是勉進
後人語若顏子自是合下聖人之體段已具○坦然
由之而無疑由字該動靜語默不止是力
行也故朱子謂便行將去只是粗說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語類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
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若是爲善底人又須觀其
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爲已事所當爲無所爲而
爲之乃爲已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
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
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而
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
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
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
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吳

近管堂藏板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亦
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已果是樂否先生
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
三夜說話大故精細○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
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欲
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已而讀書者有爲名而讀者
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已而讀者
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觀其所樂○問視
其所以者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
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否曰譬如
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
未盡去之沙糝耳○視其所以以用也爲也爲義爲
君子爲利爲小人方是且粗看

同陸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

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
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欄柄臯
陶所謂載采采是也

辨按學會問世無小人而仁亦有君子而不仁今只

視其所以。便定他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是。如何曰善惡是兩條路。一自向東。一自向西。故爲善者。自是爲君子。爲惡者。自是爲小人。那君子而不仁。是走路偶涉旁岐。非向東者。竟轉向西也。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爲利者。○問觀其所由。集註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陸稼書曰。或有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爲而爲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巽

近譬堂藏板

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爲己爲人之辨也。**辨**樹事既未善。己是小人。更看甚意所從來。故集註確下事。雖爲善四字。惟事既爲善。更看意所從來者善否。從來未善。正是假君子之名。行小人之實。莫教斷他不得爲君子。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語類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芽。蘖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吳

近譬堂藏板

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如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跟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任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

同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蔡虛齋曰。視其所以而不觀其所由。觀其所由而不察其所安。人猶得以匿其情也。視是且大畧看。至觀則用意看。察則看得深了。一節詳於一節。○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林次崖曰。視其所以又必觀其所由者。世固有所為雖善而意思却有不然者。如齊桓尊周攘夷。何嘗不善。只是以力假仁。全無實心。便不得為純王了。觀其所由又必察其所安者。蓋世固有意向儘好的。只是不出於中心之誠然。心之所樂不在於是。便亦不能久。如唐太宗聽言納諫。銳意太平。意思儘好。只是懲隋以拒諫而亡。出於勉強而非其心之所樂。故終不能久。而有殺田舍翁之敗露。唐太宗齊桓之流。所由亦未善。引納諫一節。特以明非心所樂之意耳。○陸稼書曰。又有所由雖善。却不是其心之所樂。勉強於一時。不能不作輟於後日。吾不能辨。或因

其始而信其中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

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

陸稼書曰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安

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

辨按學曾問意所從來者已善則已是實為善了注

何以云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恐從來已

善未便是偽或到久而變後纔見他偽否曰所由雖

善而所安不在是只此勉強便是內外不如一了所

以朱子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誠實為善也又

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務決去而求必得亦是勉

強用功恐未是心之所樂者在是曰誠意章是就

功說此借來當自慊以後說安訓所樂要連所字為

義如云所快所慊相似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

也朱子又曰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

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

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觀此則所由在意上說即

事而推為是事之隱念也所安在心上說即意而究

至是意之本心也熊勿軒謂意是發端心是全體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異

近譬堂藏板

確

禎按所安既在所由之後亦大段純熟了故朱子謂

是心安意肯又謂平日存主習熟則安字雖與安而

行之不同亦不得限定在勉之前所以所由已是能

勉了○此章逐事上看也得然於所為而觀所由所

由而察所安恐一二事也未見得心之所樂如何便

說人焉瘦哉畢竟

就全體上看為是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

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謂觀視其所以一章炎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

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

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問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季

近譬堂藏板

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得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似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所謂知言窮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蓋互舉也。又云：知人亦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

得

同 大全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呂晚村曰：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為視，觀察者，煞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於圖外，蓋不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墜入自私自用智之術，流為機權作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或有改知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三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如此著，子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若不教徹底分

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未子道得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工夫耳。○或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為人論觀人之法。當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鑒也。○凡人情偽。自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為末世奸險。而聖人為立鉤距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有謂人情日深。鉤距日密。雖聖人不能坦然以遊世。是聖人胸中先擾擾多機械危險矣。何以能知人曲成萬物哉。且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數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為魔。惟耶。○陸稼書曰。須知這三句。亦不止是。三項人如同。一辨他出來。然後善之。淺深分數。却有許多不同。須一一辨他出來。然後善之。淺深分數。却有許多。億逆。只是一箇先覺。不是操術。止是據理。○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至

近譬堂藏板

辨按人只為有私心。便多回護。聖人看得天下事。都要盡極情理。始得。如以中又要詳所由。由後又要察所安。人便道如此。詳細便傷長厚了。不知當下善惡已不分。明早教人掩覆過了。以之取舍。決定敗壞更說甚長厚。若聖人則於待人處。便極盡長厚。於觀人處。便極盡詳審。○窮理是知言。根子知言窮理。又是察人根子。聖人未扶出根子來。然不見此理。恐後人蹉入自私自用之術。故呂晚村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功夫。源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看書可謂圓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

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以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外。畧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文字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幾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至

近譬堂藏板

將不暇於為師矣。

語類溫故只是時習。○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惟

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要在知新。上。○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

那頭重。又曰。溫故而不知新。一句。只是一箇了。○新者。只是故中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

看。只是故中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

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溫習。舊聞以

知新意。所以常活。○溫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為人師。○問溫

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為人師。○問溫

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為人師。○問溫

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為人師。○問溫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五

近譬堂藏板

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一事可師。切有未喻。曰：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一句。若溫習舊聞。則義理日通。無有窮已。若記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多。雖是聞得多。雖是千卷萬卷。只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然而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地師却不說。是孔子這般。師兼是這主意。只為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為人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以為師。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證人不知此。而遽欲為師者。○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于已者。若溫故而不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乎。曰：然。又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問溫故知新。曰：遵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一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

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好。

同大全朱氏公遷曰：此為為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已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蔡虛齋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學而時習之。然後有朋自遠方來。所學在我。則心與理一。無所假借。而隨問而應矣。○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所學在我。自得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源源流長。故其應不窮。可以為師。全在知新上。○呂晚村曰：有謂以物應物。執其一以格其萬。必有所限於物而不通。以心應物。則隨取而皆裕。曰：以物應物。方不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於物而不通矣。況溫故知新。亦不是心與物之分。○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未。○呂晚村曰：故者。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

知非謂故為聞見而新為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
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晰精微或悟通於別義
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
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為人師而講書辨難矣
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曉
得一本說約俗書自以為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為故
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
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為無所不知而究於
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訛大全
之駢駁不能辨也此以駁雜為故而不知新者也又
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
寅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謬妄為知新
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
心而徒為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
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
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加原只在
溫之內未嘗云棄故而知新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畜

近譬堂藏板

所得亦可謂故朱子何以只下箇聞字曰若於所聞中
已有所得則便是有得於心便是所知不可限了
惟只靠著硬本子則但謂之聞也又問呂晚村謂故
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非故為聞
見而新為心悟是如何曰新雖亦是聞見中說但
不靠熟聞見了故朱子云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
只記得硬本子了故朱子云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
自家就此時理上推究出來所以與說一箇理都是
故便是時習之功知新便是說中道理為師便是
來境趣此已是由下學而上達底意思地位極高註
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正謂得一件只是看道理合
旁通便是胸中不融會到得知新已是看道理合
一隨人來問皆可盡兩端以告之故曰所學在我
其應不窮晚村又云或悟前此之粗或知他謬或得
向時未見處或旁通別義止在一兩件上說猶隔一
重若但以偶然知新便為人師恐自家知不到處猶
未免窒塞不通未必便其應不窮恐問者未必待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堯

近譬堂

者再悟而後告也如何便硬下可以為三字至又有
 淺陋為故而不知新博雜為故而不知新與以謬妄
 為知新等喻須知這箇故先不是了與此處溫故無
 涉○朱子云只為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為人
 師故發此一句又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
 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
 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這語意在知新上
 觀此則世上不溫故者其不足為師不必言矣即有
 時習舊聞而或溫非所溫則亦不能有新得所以溫
 訓尋釋涵濡玩味這工夫自着重在思上朱子謂記
 問之學只靠硬本子正是學而不思了又如孟子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溫故正是詳說工夫
 到得知新已是反說到約處了○學會問此處知新
 重是以所學在我方能隨其所問而應付之故可以
 為師此意見中庸溫故是尊德性事知新是道問
 學事而朱子謂溫故重者何也曰道問學原是尊德
 性內事非截然不相入既涵泳乎其所以知又要日
 知其所未知固是各項事然不可謂所未知之理無

與於所已知之理也只大端涵泳那知新自易了故
 曰溫故重即此處不溫而求知新亦不可得而求新
 豈不在故裏面溫故亦豈不重只其應不窮處全為
 知新乃不靠硬本子故曰知新重也
 補按日知其所亡是方從事於知月無忘其所能方
 是溫故范氏以知所亡為知新却成倒說○時解必
 謂為人師者而發方與學記之言有合此滯見也註
 不過引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為本章照出反面耳
 豈欲為人師乃先溫故知新也為學自是要溫故知
 新其學方能在我到得所學在我自然其應不窮聖
 人豈有教學者務外為人之理故朱子謂不是說如
 此便可以為師言如此亦可以為師○朱子既謂此
 處知新重中庸乃是溫故重又曰溫故而不知新故
 不足為人師語意在知新上觀此則可以為師全係
 知新不然則所學猶非在我而其應有窮也至又謂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此
 却是推源新之理只在故裏
 而是補一層說非兩解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美

近譬堂藏板

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克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子貢女器也與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股

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矣。孟子誠不肯學他底了。

同大全雲。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有以克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于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于德。進于德。則氣質變化。而有弗器者矣。○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蔡虛齋曰。器則只當一路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而不可借為員。員者以員用。而不可借為方。故舟不可以為車。而行於陸。車不可以為舟。而行於水。所謂器也。君子學既有成。而德已就。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七

近譬堂藏板

夫格致誠正之道。所以修諸己者。既無不盡。修齊治平之術。所以推於人者。亦無不明。所謂體無不具者。也。故隨所用而皆通。為趙魏老亦可。為滕薛大夫亦可。為委吏乘田亦可。為大司寇攝行相事亦可。用之典禮典樂亦可。用之聽訟折獄亦可。用之宰一邑亦可。用之宰天下亦可。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所以然者。以其體之具。而其體之具者。以其一心本有。以其衆理應萬事。第人無學力以克之。故其體不具。而用始狹耳。○集註體無不具。在君子。字內乃所謂戒德也。蓋亦自學問來。○呂晚村曰。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辨按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則無論大小貴賤。都是器了。子貢瑚璉。只是器。伯夷柳下惠。朱子謂其成就底大。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自

朱子

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矣

近譬堂藏板

孔子可仕可止可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正是發
 明此意。○體無不具是君子自是不器。既是體無不具
 貼不器二字說。既是在君子自是不器。既是體無不具
 自是用無不周。故註中於二句內夾一故字。問上又
 多成德之士四字。貼君子說。恐未安。曰成德之士體
 無不具八字。一連讀。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
 而已。二句亦連讀。方成道理。味子又云。德者體也。才
 者用也。味有體而無用者。則未有德而無才者。
 才字只包在德裏。面說。故不必曰才德出眾之名。而
 第曰成德之士也。君子既造到成德地位。已是體無
 不具了。自然用無不周。到用無不周。豈還是一才一
 藝之長。以體字根德字說。而於用字帶下才藝字。益
 見朱子用意之細。又問語類謂偏於德行。而其用不
 周。亦是器。却於德外說用。是如何。曰那偏於德行。是
 只在孝弟純謹上做工夫。其他如政事言語文學等
 却未理會得。與此成德之君子。在全體上看者。自不
 同。故亦是器。朱子又云。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
 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看

來顏子不及聖人。這箇不器君子。他正承當得。○不
 器是無用不可不是一無所用。世間一種謬為寬深
 不測。以自托於君子者。只成一箇不器。底東西。非
 不器也。○人與物不同。天生一物。便有一物用處。另
 以一用之。則不適於用矣。人為萬物之靈。天生之
 非徒要他有。用正要用他。無不用耳。人只這一箇心。原
 自具衆理。具衆理。自能應萬事。只為氣稟所拘。物欲
 所蔽。所以便局住了。君子窮理盡性。到得化其偏。撤
 其蔽。復還衆理。故體無不具。通達萬事。故用無不周。
 語類引格致誠正為說。而胡雲峰發揮之。大是有功
 然則世之無用。而不成器者。固不足言。即成其一偏
 而僅可謂之器者。直是棄天。襲天。不會完得。這箇人
 了。○君子成德。自無往不見。其不器不必於人之用
 君子而後見也。時解於用。君子上說。已屬支離。更謂
 君子惟不器。故能用人之器。又支離中支離語。
 視按此君子。註明訓成德之士。語類又曰。有一般對
 小人而言底。便是小底君子。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
 得見君子斯可矣。便是大底君子。分明以此君子為

成德全才與得見君子斯可矣之君子同而講家必欲以此君子當了聖人者何也或曰聖人於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上更是如何曰君子原具聖人之體用朱子謂其體不如聖人之大便是具體而微用不如聖人之妙如君子只是克實而有光輝亦到形著明動變上去若到化便是難聖人則是立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堯

近譬堂藏板

語類此為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

訥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說無事於言○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湏還自家自本自未皆說得有着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呂晚村曰先行句即落箇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即所知之無理也若云我所知之無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之說故行字去聲讀此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有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折開不得折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只對待字平聲即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著落○祇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宣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顯藏次第分各究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諳已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伸在前了也○意固重行而語實為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疏出非為此而先行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李

近譬堂藏板

既行之後夫既已行之矣則言之也可即不言之亦可豈必定言之於既行之後而要必既行之後乃可以言從之耳如此看道理方圓○學會問先行之言是君子欲言而先行之否曰欲言而先行之則行單為言而誤本心已不是敏行了惟所言所行只是一箇道理君子見得此理真切先不敢宣之於口只去體之於身到必當言曉只是以身所力行者然後言之則所言者方有箇着實處也不曰言之而曰從之以心只在行上不在言上故言自隨之耳若限定必言則又形已之所得矣又問本文自重先行其言上而後從之是合上語非對峙語也而朱子獨取周氏說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二語何也曰朱子看書俱要看到實落處行之言之二字俱指所當行當言之事理而言以這箇事理行於未言之前必欲實得於已不肯做言說說過也言於既行之後則凡未實得于已不肯以言語誑人也而後從之是甚麼從之這箇分明指言從之之字自指行故周氏言於既行原不為添補○范注子貢非言之艱而

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蓋以君子之道多端。卽不就言。行上說也。得而夫子獨以此告之者。以子貢能言而行或不逮也。其實子貢自是問君子。夫子自是告他。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自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何處見得重言字也。時解謂此章重言字者。非是。卽子貢能言。夫子就他問君子。教之未言先行。旣行後從。亦當重行如何。反重言也。聖賢道理。不知教時解壞了。多少。

禎按語類云。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多着兩所字。便謂所言所行之理也。若認真先有箇其言。按住不說。則是司馬牛強閉之。而不出矣。只爲子貢言之易。行之難。故如此說。然須知子貢平日善爲說辭。所言底都能剖晰仁義道德之蘊。已。是聖門家當只行上缺少。夫子故教他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若支離煩碎。所言已非夫子。遽說箇先行其言也不得。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空

近譬堂藏板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或問 注張敬夫曰。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繫而失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也。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

語類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卽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奎

近譬堂藏板

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於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已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已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子合者是善人。與子不合者是惡人。○問註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須着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顧。覺得思慮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着如此方得。○問范氏說忠信為周。

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比是私底。周則一。比則背了一邊。周則意思却照管得到。極其至。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是亦周也。○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編是泛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個。○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二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蔡虛齋曰。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舉天下無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終不失其為愛眾也。況去一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奎

近警堂藏板

人而眾受其利是乃所以為愛何往而非周如小人
千百惟羣雖無不愛然羣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
千百都愛然此○林次崖曰君子之與人難說都
無親疎厚薄然各隨其分而與之未嘗阿於所好黨
乎同已而有所私係於其間亦不失為普徧也小人
則惟其同於己者與之其不同於己者皆拒之親疎
厚薄更不能隨分而處而徧於一矣○呂晚村曰周
字中更不越精明氣象越廣大
按一箇普徧一箇偏黨自然迥不相同則止說君
子周小人比可矣無如就一時一事一人上看周者
也有與人親厚意思比者也有與人親厚意思不知
君子却是周而不比小人却是比而不周相厚而實
相反也若合生平觀之則君子自是周小人自是比
有不待比較而明者矣時解只說相反意不說相似
意只是未看得聖人交互意出曰然則一時一事一
人上周比遂無所分乎曰他骨子裏自不相同人見
他外面都是親厚那公底自是愛所當愛親疎厚薄
不失那人本分那私底或是勢利相合或是意見相

己失了那親疎厚薄底本分君子又自是周而不
小人又自是比而不周故此二句可合始終看又
可合內外看朱子云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
心狹而常私便親厚只親厚得一箇這便是合始終
看也又云外面相似裏面大差了幾微之間不可不
辨這便是合內外看也程子周故不比此故不周張
南軒周則不比此則不周推而言之意未嘗不是然
把兩而字正而已失了故朱子不用其說○學會問
周原是親厚朱子推到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者
何也曰若護惜這惡人便是徧北這一邑獲其安者
人而一邑獲其安自是愛徧一邑了蓋公便廣大私
便狹小這又就周之極處推言之若就此上推看
則不但以勢利不當親厚之人即是善人合當親
厚已屬私心矣○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
每每相反這就那大處說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
之際毫釐之差這就那幾微中說盡君子小人之
生底裏故下合周比和同驕泰之屬言之勉學者分
辨這箇關節處若本章原無審幾意思

補按朱子謂周與比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集註中曾說此意。如皆與人親厚所謂不相遠也。周公比私則大相遠矣。如陰陽晝夜大相遠也。而今在公私毫釐之差則大相遠。而由於不相遠矣。程子張氏只說得相遠一層。朱子便盡得兩層玩審幾。尤吃緊教人在不相遠處着眼。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或問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齋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効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鵬突杜撰是依這身子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合如何學字甚大學劾他聖賢做事○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不像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奎

近譬堂藏板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會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妥帖。○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塚邊去射。也如何得。○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効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効其所為才効其所為。便有行意。○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見得他礙處。因問楊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

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面博學力行。自是兩件。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然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心不穩當。然後推到行處。問罔字作欺罔無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意。問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便是其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居。如何。只是不安。

同慶源輔氏曰。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于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蔡虛齋曰。學者之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矣。

○呂晚村曰。不思之人。猝乍有所見。便自以為是。必不肯並存闕疑。乃所以罔也。○有謂思以求心。此騎驢覓驢也。思以求其理耳。良知家作為顛倒。善知識窮兇極惡。皆只為打掉了窮理工夫。

○雲峰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

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

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

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

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

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

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按學者習其事。思者求諸心。皆兼知行。如讀書

是習其知之事。便須精思其中義理。這便是知求諸

心也。如讀書見古人便效其所為。是習其行之事。便

須隨時審度道理如何。這便是行求諸心也。故朱子

謂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又曰。學字甚大。學

效他聖賢做事。今人先把這學字看窄了。吾不知其

朱子吳同條辨論語 卷二為政

近譬堂 藏板

在其中。故學而時習。伊川以時復思繹為訓。温故朱

子亦以尋繹為訓也。今以學思對言。則學是效法於

人。思是思繹於己。效法於人。只是習其事。思繹於己

。經是求諸心。○學會問朱子。或問謂罔者。其心昏昧

。雖安其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

所得。而無可卽之安。兼內外始終而言。可謂密矣。又

曰。昏以心言。危以事言。事字與其心危迫異義。何也

。曰。學而不思。自是心上欠了工夫。故其心昏昧。無容

易矣。若思而不學。却是事上欠了工夫。故做事時無

所依據。豈不是危。以事言。但事既無所據。以為實財

心。自搖搖然。危迫不安。以事言。原離不得心也。至昏以

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危以事言。不安者。亦不安于

理。俱歸到理上者。以心內也。事外也。貫通於內外。而

使之均得者。自然一定之理也。習其事也。習底這理

求諸心也。求底這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

者廢其一。非學也。這只是大綱說了。為學大綱是先

知後行。故不但博學是知。即審問慎思明辨。都是知

上做工夫。行只一篤便了。若以內外對言。則學是事

上做工夫。思是心上做工夫。博學篤行都是習其重。審問慎思明辨都是求諸心。故語類以學行為學之始。終問思辨為思之始。終曰然則行時可不思乎。曰思固在未行時着力。然行時不更思量。要如何便又少。臨事之精詳矣。故中庸五者只是大綱說也。與此相同。細說來却又別。

顧按只統言之曰學。則知行也在裏面。思也在裏面。今以學思對言。則學為習。知行之事而思為求知行之理於心中。中庸博學之居先。篤行之居後。審問慎思明辨。居中。今語類以學與行為學之始。終。審問慎思明辨為思之始。終。則知行是學之大綱。思是貫徹於知行之中者。○心既昏而無得。豈有不危殆之理。或問云安其所安。非真有所安也。特自以為安耳。事既危而不安。亦豈有不昏昧之理。或問云得其所得。非真有所得也。特自以為得耳。下其所二字。是就學不思思不學者。心裏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奎

近譬堂藏板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諸類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

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詭。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力高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矣

近譬堂藏板

得若不恇地則也不奈他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楊墨只是硬恇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他如墨者夷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得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惑人此事難說觀其書可見○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恇地說遂休了若從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攻治之攻較穩○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長往不來

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

附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勝則此衰此

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見矣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

未知為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沐浴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

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

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

謂仁所以為異端○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堯

近譬堂藏板

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辭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勿齋程氏曰。百家眾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蔡虛齋曰。此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言人於異端若專治而欲精之。則內不足以修己。而已之心術為所蠹。外不足以治人。而人之心術為所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綱常由是而弛。風俗由是而偷。此其害也。害不必說是害他人。就是我之害也。小註云。既入於邪。必害於正。正豈身外之物乎。又曰。佛氏若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非吾自家被其害乎。內之既有以壞自己之心術。外之又有以蠹天下之風俗。實一害也。○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甚。此句方指有攻乎異端者。

為近理者。朱子云。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下也。又曰。顧盼指心性。吾言超有無。待作用是性之說。以為妙道之所存。待無所染着之說。即求以超乎無象之表。其徒之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所謂號言踐實地。躋彼荆棘塗。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此句指楊墨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尤甚。此句方指有攻乎異端者。

異林次崖曰。孔子所指異端。未知其為誰。言人於異端若專治而欲精之。則內之不足以理身。外之不足以治人。斯害也已。害只是害自家。蒙引云。外則害人之心術。說開去了。綱常由是而弛。風俗由是而偷。亦說太深了。

按攻字諸儒多作攻擊之攻。言攻擊異端。反以自害。如此則是異端不可攻也。惟呂氏當反經正本。不必徒攻異端。以自蔽理。覺稍遜。朱子謂其添得意思多。未必是聖人本意。故從范氏作專治說。夫異端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幸

近譬堂藏板

不可為。只便畧畧學他。已是為害。豈必專治而欲精之。玩注下一欲字。便見是有意別為一端。以鼓黃天下。其始由於率其賢智之過。而好名。而其究至為生民之禍。看斯字也。已字有多少。歎息警醒。意在。天。下道理。只得一箇。如百家眾技。亦是這道理。中流出。故可謂之小道。而不可謂之異端。這異端。不命於天。不率於性。如何生出這一種來。此一種。明欲與天地為難。聖人為難。奈何。今人猶欲並存之也。問如何是與天地聖人為難處。曰。如楊氏為我為義。不道聖人之義。在裁制變化。且見得潔身之義。早失了。君臣之義。了。如墨氏兼愛為仁。不道聖人之仁。推恩有序。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只見得泛愛之仁。早已失。親親之仁了。皆是與聖人為難處。假令而今天下俱從了為我之教。彼此都不相往來。逃人絕世。尊卑上下都無了。有無交易。都不相通了。更成箇甚天地。俱從了兼愛之教。父母可視如路人。天下可混作同室。傷教賣倫。等於禽獸。又成箇甚天地。此都是與天地為難處。或問集注何以言佛不言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看來老氏清淨無為。大抵是為我意思。後世之祖老者。又從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上。推出許多修煉不死。超凡入聖之說。益覺警動得人。佛以普度為說。似亦墨氏兼愛意思。而於普度上。講出情欲都不必用。智識都不必用。並講到色色皆空。耳目口鼻。都成幻妄。只要全我一箇真性。不滅不生。把聖人扶持世道。參贊化育等事。被他一箇空字。都打破了。人見他打破了。誰不皈依此。所以尤為近理也。不知這箇非打破乃妄誕耳。果如其教。人人歸真。箇箇不生不滅。立見山河大地。只是草木暢茂。禽獸繁殖而已。推其極。必不須這天地始得。聖人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他把這天地人立命處。都空了。豈非無忌憚之甚耶。所以朱子說他彌近理而愈失真。

禱按。註明云。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則斯害自兼。害他人。以異端關係。底大了。蒙引內。不足以修己。外不足以治人。但說不足修己。治人語氣。尚覺散緩。但下接云。己之心術為所蠱。人之心術為所壞。猶說到

緊切處存疑反謂害只是害自家虛齋太說開說深
吾不知其爲異端寬放一步是甚麼意思○異端原
非正道必有不當道理不合人心處要鼓動天下也
是難惟專治而欲精之便是於不當道理處說出道
理來不合人心處打入人心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
磨鍊日專治日欲精安得不害盡生民壞盡世道

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
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
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主

近譬堂
藏板

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語類

問知之爲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爲知之

病日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
便以爲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問知之爲知
之日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合於已
雖於夫子亦艱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
此○問誨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
說得一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
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
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
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
事只爲今人知之以爲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
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爲
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
只爲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
如此

人全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

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與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自省祭，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朱子曰：此說甚善。

同蔡虛齋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雖或不能盡知，而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皆了然於吾心之間，而無自欺之蔽矣。豈不爲知乎？○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的說。○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爲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呂晚村曰：首句空說箇知之，逆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卽是首句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至

近譬堂藏板

之道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已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猶覺籠統在。○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總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畫不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圓道理如此耳。○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證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肖之自欺，強以爲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於理蔽一也。○聖學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畫

近譬堂藏板

陸拒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於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知中道理非於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於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陸稼書曰這一章集注謂其無自欺之蔽這個自欺與大學自欺有別大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是誠意內事此自欺是指強不知以為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分別子路為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却不能不犯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乃錯認以為知這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却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這箇自欺病痛未去却難下手故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尚緩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箇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真知者方總自認為知苟不知者即自認為不知不要一味主張自家意見這個清楚就是知了以此

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悅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是這箇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二句最說得明白自明季王陽明一派學問與都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是夫子欲掃去聞見話頭而反以朱注為支離此等邪說今日學者不可染一毫在胸中

異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

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知之之道乎○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辨按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為知者以子路是粗暴底人不是奸偽底人奸偽底人是明知這件事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吝

近譬堂藏板

得不。是恐人指摘加一番文飾，使好看掩得過。若說一件道理自家未理會，假裝理會得，亦只是藏其頭尾，不露馬脚。與子路總不相干。子路若不知，這件道理做錯了，坦然明白與人，以可見。如有過告之，則喜是其驕也。若當下不知這道理，強以為理會得，亦只是認真到底，無那藏頭藏尾意思。這不是心地上要瞞昧，只是知上欠工夫。如六言六蔽，知德者鮮。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都是教他知上做工夫。而此章誨女知之，不但教他事理上要明白，直教他心體上要明白。尤為警切。曰：「既不是心地上要瞞昧，如何是致知之後不肯犯手做工夫？欠缺正在行知之而不力行之固自欺也。子路是有聞即行，只不肯知上做工夫，欠缺正在知之而不求知之亦自欺也。故注不但曰自欺而曰自欺之蔽，以有所遮蔽之自欺不同於不肯力行之自欺也。往見張爾公之徒力毀朱子謂朱子於片言折獄章說子路忠信明決，此章又道他強蓋自欺自相牴牾，不知忠信是他心本無他，不欺人處，即此強不知以為知，只是見不到，亦何嘗有意欺人。明決亦只是他見事快，有斷決然，以為見得快了，中間有汗漫處，故不免有強不知以為知之病。朱子說話處，精細學，者自體不到耳。○許東陽謂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尚未精細，脫村說較好。○學曾問子路強不知以為知，中二句側重，在不知句否？曰：「正要在此。兩為字，上當下分明，側重不知。語氣反散，緩了一件事。理在此，不是知之就是不知。只知之方以為知之，不知便以為不知。當下分明無所欺蔽，原不是二時之境。何自而輕上句重下句也？時解更有謂上句重上知之，下句重下為不知者，尤為謬矣。只看集註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為不知。兩所字審辨精明，兩則字蘄然界畫，何嘗側重來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是代是字說，圓道理非偏頂也。蓋人疑有知有不知之不可為知，而不知心無欺蔽之，不害其為知也。不害二字甚斟酌。若以此盡了知，便是畫地自限矣。○問由此而求之，又

有可知之理。本文似無此意。曰：只爲人將是知也。看做卽此是真知之。道無俟他求。所以當求知。意如外添補。不知這是字正。從兩爲字決擇出來。豈有見地。巖然不昧。而不更求知者乎。況子路剛果難在兩爲字之前。不難在兩爲字之後。故聖人不須更說求知道理亦自足。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延平問答云。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羞

近譬堂藏板

程子硬下問字也。不得。夫子只是見他意在得祿而教之。切已做工夫耳。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

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

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蕪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美 近譬堂 藏板

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惟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語類 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

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問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語。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爲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答于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太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殆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三

近譬堂藏板

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始分明。○問學于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必見尤於人。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輕重處對說。○問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了。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餒在其中。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云。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問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于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闕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

而行者見而不言者不可泥而看也。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日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分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龐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大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蔡虛齋曰：寡尤不止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益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悔尤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病，又能無悔尤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亥

近譬堂藏板

○陸稼書曰：聞見二字，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日今所為，皆可通。○呂晚村曰：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兩則字是難辭。○或問：子張學于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祿不須于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外直看，得言行不打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中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舞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枯澁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滯則一也。○異東陽許氏曰：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呂晚村曰：干祿不是不講言，行，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

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為小人而不免於坎壈者不知凡幾也。

辨按干祿原無別法。只是美言高行以動之。蓋同一言行無所為而為之便是實學有所為而為之便是

干祿矣。只一點有所為而為之底心。聞見可不多疑。殆不知闕而言行斷不愼矣。何也。以只在外面鋪排

而不於實地用工也。所以夫子劈頭就從言行上教

他個寡尤悔之理。晚村謂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恐

與子張學三字尚少體貼。○朱子謂也有聞而行者

也有見而言者不可看煞。又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

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又曰

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

觀此三說可見。聞見不分古今亦不限定。聞者言而

見者行。只說話處便屬聞。做事處便屬見。所聞之言

總自家要做已屬見。所見之事總自家要說已屬聞。

○朱子謂人若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若聞

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將不是底也。做是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堯

近譬堂藏板

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將三截

折跌說來一步趕進一步陳新安必于多中精以擇

之闕其所未信未安是將擇之精看。在闕字之前。又

曰後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

得其約。又將守之約說在慎字之後。恐尚未細。聞見

必多正是學之博處。疑殆必關正是擇之精處。言行

必慎正是守之約處。○則寡尤則寡悔。這則字如終

字相似。見如此。經可寡尤悔也。正是難之。辭亦不

是聖人故意作難治。言行實是終身不能自信。到無

病痛處。許多工夫。僅可言寡。正是實地體驗過來。○

言寡尤。行寡悔。二句人都做過。脉間句子遞過了。惟

呂晚村說得好。凡過脉。即上之疊述。無層次。此却與

上有層次。上兩寡字。言如此。然後寡未全寡之辭也。

下兩寡字。是果成其為寡較進一步。○誰人不知學

中自有得祿之理。一句。然謂寡尤悔。自可得祿。這便

是祿在其後。不是祿在其中。故朱子謂凡言在中。皆

不求而自至之意。又曰。皆求此而得彼之意。是我這

意中全無箇祿字。只在言行上克治而尤悔之寡處。

就是祿之在處。不以得祿而信其理之有。不以不得祿而謂其理之無。晚村云。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于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這命字尚添得來多了。聖人只就當下說。更問甚麼命。○程注。修天爵則人爵至。言行能謹。得祿之道。朱子謂其說得重了。看來却是太說緊一步了。修天爵。人爵不至。待如何。言行能謹。又豈僅是箇得祿之道。但自有在中之理耳。為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以下補得在中意出。故朱子引之。然說理已不如朱子之圓矣。
補按朱子謂凡言在中。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外註程子引耕也。餒在其中。句。正發其意。乃許東陽謂經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是順辭。而外註是反辭。果爾則經文謂如此。必如此。竟是夫子教子張干祿之妙法矣。惟原無祿字之見在胸中。只寡尤悔自在其中。方是干字對症之藥。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全

近譬堂藏板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或問

當是時也。三家專魯。哀公豈得而擅舉錯之權。

哉。曰。胡氏有言。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此言得之矣。

語類

當時哀公舉措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

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又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徃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全

近譬堂藏板

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錯須要一一行得恰當若高下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錯枉民如何便眼不必說到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然後人不暇也然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蓋居敬窮理缺却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時自然分寸毫釐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勢論之當時舉錯之權既不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妙用固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確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三家所能阻者未至如周報漢獻之不可復為也然則魯之不振非三家之咎特哀公無知人之明無居敬窮理之功耳

○異蔡虛齋曰圈外謝氏註與本文稍異讀者不可不知○林次崖曰諸字竊疑是語助詞○按程註舉錯得義則人心服夫曰義只是當下合宜而已未嘗以此求民之服而順天下之至情則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全

近譬堂藏板

心自服。卽服字亦非感恩戴德之謂。直枉之辨。病於國舉錯之典。科除善亦是後一層。此時原未計及。只是此當下得義處。民自服矣。○哀公所問之民服。只是要民畏服。意思。夫子所告之民服。却兼悅服。畏服二義。蓋知其為直而舉之。知其為枉而錯之。見得分明。使是非不混。人誰不悅。服見直便就舉。見枉便就錯。做得剛斷。不因循怠慢。人誰不畏。服哀公愚柔之至。夫子有教他明斷意思。○朱子云。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謝氏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又極本原而言。蓋只說舉直錯枉如何便會如此。是必居敬。總能窮理窮理。總能知人。故必須補謝說於圈外。○學曾問時。解謂哀公雖問民服。其實並包三桓在內。欲別有權術以懼之。如何曰。哀公愚柔。權不在已。小民不服。自是理亦必至。何曾有包三桓意。聖人教他舉錯得義。只是好民好。惡民惡。上能合下之情。則下有服上之理。故朱子獨取謝氏之說。非欲捨置三桓也。或問謂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丞尚

是說民服以後事
 頑按舉錯得義則人心服。正以好直惡枉。原天下之至情也。謝註與程註原合。只居敬窮理。補出能舉錯底源頭。為程註所未及耳。虛齋謂其有異。恐不然。○時解謂舉直錯諸枉。枉上有一諸字。以君子少而小人衆。果爾。則舉枉錯諸直。亦有諸字。豈又君子衆而小人少乎。此解已不當理。而存疑作助語看。亦非註意。愚謂一舉直則必錯衆枉。未有直內猶雜一枉之理。一舉枉則必錯衆直。亦未有枉內猶存一直之理。此正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陰陽鈔復相併。故註不徒以諸字為助語。而必解作衆字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語類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個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至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至父子而言也。○孝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全

近譬堂藏板

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遽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爲。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異

大全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

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已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矣哉。○蔡虛齋曰。容貌端嚴也。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貌字。虛貌猶狀也。一嘖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呂晚村曰。舉善而棄不能。便不盡勸。

辨

朱子此語。正爲舉教並重。非爲教重於舉也。

莊孝慈舉教。固是見當盡之於已。則字固是不期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論語

近譬堂藏板

而然之意，但欲民敬忠，勸自是正當道理。聖人何嘗
 必要駁倒他，使字見焉。用使為聖人，且就他要民敬
 忠，勸上教他，一箇臨莊孝慈舉教之富盡耳。殺無道
 就有道，是說得大差。聖人便說子為政焉，用殺無道
 他了。曰如此，何又引張敬夫之說於圈外，曰要使民
 經如此，便是計功謀利之心，故須說圓道理。蓋以道
 理論則在上，自當盡莊莊孝慈舉教之道，非為使民
 敬忠勸而設。而以本章語脈論則因康子欲民敬忠
 以勸而引之，盡莊莊孝慈舉教也。故語類問做得自
 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朱子但答之曰：也是如
 此，未嘗謂深得此章之意，而或問於張敬夫之說，亦
 第謂偶中其失也。○學曾問莊莊謂容貌端嚴，何獨說
 容貌，曰臨民之際，莊是箇樣子。故卑就容貌上說，但
 聖人說箇莊便不是色莊之偽了。○朱子謂莊只是
 一箇孝慈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又
 曰慈兼內外，則家中也要慈，國人也。要慈不徒以恩
 結民而已。時解謂舉教並重，非謂教重於舉，這是勸
 字意思，未看得透。朱子云：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

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
 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
 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仔
 細看來，朱子自謂集注未盡，正為平說過去便未盡。
 而字之義，蓋舉善而錯不能，賞善而罰不能，人豈不
 為善。然亦只是有所畏服，而為善有所遵行，而為善
 未便是勸。須彼此自然樂於為善，經是勸，故知勸在
 舉字上。工夫少在教字上。工夫多也，教則誠意懇到，
 訓辭淳復，有優柔漸漬意思。民自是相勸而樂於為
 善矣。况舉字對錯字說，便是明斷意思。居多舉字連
 教字說，便是慈祥惻意思。思居多雖是教不能而不
 舉善也，不得然在民勸善上說，則舉只是教裏面事。
 故朱子於孝慈，則用上下互換說。於舉教，則折重下
 半截說者，有深意也。○或問朱子又云：舉善於前而
 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子謂舉只為教
 裏面事者，何也。曰：朱子用引誘二字最妙。舉善者於
 前，作箇榜樣，而後教以為善之方，使之惟善是趨。舉
 善如射者，之懸的耳。教不能方是教以引，引發矢之

妙使之必中乎的也工夫不在懸的却在引弓發矢處只看舉善離了教不能便是用人分上事矣何以見爲勸民善而然故曰只是教裏面事
禎按莊謂容貌端嚴容是見於面者貌該一身而言虛齋以容貌爲容色恐未是既謂貌字虛又謂一言一動都是貌豈言動皆虛而不實者乎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或問 聖人未嘗忘天下今不爲政而其言如此將不爲獨善之私耶曰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求仕也況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然此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之以此而爲政之本實不外焉舉而措之則及乎天下矣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金

近譬堂藏板

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爲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則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辨 按今人只謂新君初立夫子當出仕爲政便看淺

或人蓋或人不出仕而曰爲政見魯政之壞非夫子莫能爲也蓋有望夫子維持魯政之意看夫子下

就政字發揮出孝友爲政之理則知此爲政字或人已非泛設○若以定公不孝友之故夫子不仕因以

孝友之道微示或人則夫子之初年不仕者此定公

後之攝相大治者亦此定公夫子不應前後易轍陳

新安謂定五年以前不仕者以平子逐君定五年以

後不仕者爲陽貨作亂看來定公初年實是仕不得

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而季氏廢太子衍及務

人而立定公其主社稷非先君之命而專受之於意

如定公旣立宜爲先君復仇而誅季氏矣乃以爲德

而寵秩之。雖定公名之不正。不若衛鞅稱兵。禍祖之甚。然亦夫子之所心焉。欲正者也。其間聖人作爲。雖不可意度。要必全其孝友之理。而後已。但定公此時。方寵秩平子。旣不能授權於孔子。平子以權自予。惟恐見討於聖人。而又焉肯用孔子。聖人舍之。則藏。又豈有求仕之意。此其所以不仕也。曰九年以後。其仕定公者。謂何曰。聖人隨時處中。各有攸當。定公之立。雖近於竊。然其罪在不能討逐君廢嗣之賊。此時力能誅意如。則誅之力不能誅。則當避位而去。之討賊。之義重。避位之嫌輕。非若衛鞅之以子據父。大亂不道。而必當易其位者也。今立入九年。旣不可執避位讓行之說。而逐君廢嫡之賊已死矣。死則誅討之所不加。聖人又何自而正之乎。故後此之仕定公。與始而定公之當盡孝友。原無背處。曰聖人不爲定公而發。孝友莫亦是當盡之理否。曰此註所謂至理亦不外是也。但此章之言。前後原不可考。而朱子竟下定公初年四字。豈非以孝友之理有關切。定公者乎。此意無人覷破。故爲發之。曰然則或問陽貨用事。非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全

近譬堂藏板

仕之時如何。曰或問本意。只重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求仕之意。況陽貨用事。又非可仕之時。是推一層說。蓋平子卒。桓子立。陽貨繼作亂。則猶在定五年以後也。又須知陳新安之說。與朱子本意原不相背。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靜頌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那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問惟孝友于兄弟何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爲不能善推其所爲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爲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姪更宜涵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全

近譬堂 藏板

至理亦不外是孔子此言謂素其位而行其道不必於仕也會點浴沂之趣實有合於此故夫子許之本托詞也實則至理○林次崖曰書云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者是夫子意故下接言惟能孝了便友于兄弟惟孝處當一讀

辨按聖人作事只是盡這本分道理聖人說話亦只是說這本分道理然而四方已無所不照故聖人得爲則盡爲政之事聖人不得爲則自全孝友爲政之理而定公平子已無不照見若語此而遺彼便不是聖人底語○書本言孝友夫子提起孝字便合孝然後友友然後政之意先後本末之序畢備○問盡孝友於家便是一家之政了註云又能推廣此心何也日只爲家之政猶不止孝友故必推廣此孝友之心使一家中大小事無不整齊畫一乃足盡施字有字之義○書之本義施于有政自指推行於國而言夫子引來只在一家中說故朱子云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也○奚其爲爲政上爲字作居位說註中乃爲爲政上爲字作去聲讀是箇虛字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語類 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

同 大全雙峰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東陽許氏曰：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論語

卷二為政

六

近譬堂藏板

異 蔡虛齋曰：不知其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字同，皆乎字意。

辨 按朱子云：人而無誠心，則所言皆妄。又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又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觀此數條，可見信字只貼言說時解，謂只作要有誠心，不單指言語說。正卽謝氏所謂實有諸已。游氏所謂中無所主之意。朱子已譏其過為深鑿矣。○不知其可也，且要放活，勿遠說無信之不可占下。何以行地，步言人之無信，必自以為為，不可我不知其可在那處作村度商量之辭。自妙下引無輓軌方見其不可行。其何以字着力，車與牛馬相接處在輓軌，則所以行者在輓軌，人與人相接者在信，則所以行者在信也。

禎 按言語無實，則自是不可行矣。只為世間無信之人，以欺罔變詐為巧為智，以受其欺罔變詐者為拙為愚，蓋自以為無不可行於世，故聖人道彼或以為可也。

吾不知其可也。下句其何以行之。雖是說事經實落說他不可以行也。字正是代他揣度思量與下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遠甚。蒙引亦作乎字。解失其語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

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允

近警堂藏板

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

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歲間 何謂三綱？曰：按邢疏白虎通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人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何謂五常？曰：仁義禮智信也。首篇詳矣。何謂文質？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何謂三統？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正，謂之地統。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卒

近譬堂藏板

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為得之也。○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為損益，然則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息，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吳氏曰：凡稱可知者，若曰其大畧不能甚異也。三綱五常，天下之達道。夏以是而為夏，商以是而為商，周以是而為周。商雖不期於因夏，而必至於因夏。周雖不期於因商，而必至於因商。世異事殊，不過就其已行已成之間，或多或少，損以裁其過，或少益以

救其不及而皆不能易其大體前乎夏者固不能甚異於夏則後乎周者亦豈能甚異於周哉雖千萬世其不能外乎此者必矣

語類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大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各○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了但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生

近譬堂藏板

未盛比之文則此節質耳又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三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爲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開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年好有五六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改易一番○器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任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全

藏板 近譬堂

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是自立不得因只是
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此一章因字最重所
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
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若臣依
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
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
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
謬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于世萬世
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實
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實而為
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
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
能無弊○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
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
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文極盛故秦興
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屈戾周恁地繼
悉周繼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
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

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鑿封建之弊改為郡
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
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王父偃遂以誼之說
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
無非刻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
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
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
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
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
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中道又曰秦之所謂
損益亦見得周未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
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大甚然亦是事勢合到
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没人情底所為你才犯
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
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為苟
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
寬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
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

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耻○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會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有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三統此說極好○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這十分卑屈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此字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識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天地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奎

近譬堂藏板

義以所損益言權也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蔡虛齋曰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文質三統亦是三綱五常中物事如建寅建丑建子只是君臣中事如忠質文之尚則貫乎三綱五常之內在在皆有其事目固多曰忠曰質曰文亦舉凡而言耳重在所因字○馬氏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集註用之而繼之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似亦不止文質三統而已以養民之政言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以教民之政言如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其所損益者亦未易悉數耳

異蔡虛齋曰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固因乎夏而不變若夫制度文為之間或有餘者而損之或不足者而益之如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丑是其所損

益者從可知矣。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之大者，則亦因殷之舊而不能變。若夫制度文爲，或太過而損之，或不及而益之，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寅而建子，是其所損益。又可知矣。因字更重於損益字，所損益特所因之枝節耳。如文質三統，亦不過君爲臣綱中之一事。○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或說上二可知也。兼所因及所損益，愚按大註於所因曰：禮之大體，三代皆因之，而不能變。如何下文又通承之曰：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愚意二可知也。上帶所損益讀，其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言。○呂晚村曰：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理數原不可分拆，然畢竟以理爲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識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告

近譬堂藏板

論 叔觀夫子以三代相繼立說，故知世字。至易姓受命而言，子張以爲難知，而求其可知，便是教至變之數惑了。不知數不外理，只以至常之理論之，而至變之數，皆在其中。因者不變，固是可知。有損有益，則不可知。然而其所損益，則必可知。愚意重所字，看蓋制度文爲之事，或損其有餘，或益其不及，或損益之不及與太過，或損益之得中。千件百件，聖人豈能逆料其如何。就如親見身爲底一般，如其然，聖人仍是數不是理了。惟損益之事，不可盡知，而所必損必益之理，都在因字中維持變化。故朱子謂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又曰：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周恁地纖悉，周縱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這幾箇必字，正是所字底註脚。○學會問論語中禮字，未有作三綱五常說者。朱子何獨從馬氏之說曰：下旣說損益，則不在制度文爲上說矣。旣不是制度文爲，自是綱常之大體了。况聖人下箇因字，有甚麼制度文爲是因而不變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奎

近譬堂藏板

只這君臣父子夫婦之禮是天地之常經了又問禮如何統仁義智信曰誰非天秩天序况統謂之禮便是重禮如以秦論扶蘇矯殺胡亥被弑兄弟誅滅殆常為禮如以秦論扶蘇矯殺胡亥被弑兄弟誅滅殆盡更說甚仁義智信然畢竟始皇為君季斯等為臣便是不能廢父子之仁了廢不得三綱這五常便因之而見如何滅沒得故說三綱必說五常又問所損益如何單指文質三統曰此亦大槩而言朱子為他說不盡故又括之曰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蔡虛齋謂以養民之政言如夏貢殷助周徹之類以養老之政言如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兼而用之之類此自看得好○註明云今皆可見又云則自今以往可見上兩可知指已往之可知下百世可知方推到未來之可知無異於已往呂晚村謂總是還他前知未免蒙混○問聖人莫是自能前知但隱而不言否曰聖人能知天地之始終鬼神之微妙亦只是至正至實之理若必謂一器一物成於某時

毀于某日如邵子之云仍是推測之知但彼由推測而極神化故事事取驗耳豈可與至誠混做一樣看仰聖人之不言亦非明知而故隱之此正是聖人篤信道理處觀聖人於夏禮殷禮既能言矣而以文獻不足徵信尚不敢妄言以啓後世之疑况百世以後聖人固敢必其一一如燭照數計為天下預立一前定數耶○朱子嘗問門人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皆對曰秦不能繼周故所因革皆不可考朱子曰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觀此則百世所該者廣未嘗有分正統閏統之意時解多謂夫子不許秦繼周皆未得其說耳○問胡氏以因為天地之常經所損益為古今之通義如何曰此正朱子所云所因之禮是天地之常經人做底故曰古今之通義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這數句胡氏更是說得好蓋損益時宜正是所因者賴以維持不壞也此不但得聖人損益得中賴以不壞即損益得太過不及不過是一時之

衰得聖人出來却又好了可見古今之通義又卽天地之常經而非有二也。

頑按朱子謂此章因字最重以三綱五常自是本文為制度自是未所損益亦不過是要扶持此三綱五常而已故損益只是在因上講損益豈不是因字重時解遂謂可知只是因處可知聖人不能必後世為何如人則損益原不可知夫三綱五常既因之而不能變則可知自不待言若謂繼世之人不能預必其賢否則損益原不可知聖人如何下所損益可知也一句正為損益只就所因者而損益之如暖後必寒寒後必暖相似看朱子於只是知其可因句之下卽云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則可見矣若祇是一箇因則三綱五常一定不易更不必有春夏秋之喻矣○朱子看得損益只是因裏而事損益亦只是因而損益之因其質之太過而濟之以文因其文之太過而又濟之以質故曰卽其相因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周恣地柔弱秦必變為強戾秦恣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朱子此段全就損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為政

矣

近譬堂藏板

上說他可知但此損益亦只於因中見得耳○蒙引云禮之大體三代皆因之而不能變如何下文又通承之曰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故上二可知只帶所損益言此似高於諸說但已將因與損益看做兩箇不知本文所損益所字卽緊根因字來則損益只是因中之損益則可知不徒是說損益可知是說所損益之可知又安得脫離因字乎此中微茫之辨非細心者不參○晚村謂無理則數亦難算此是康節之學與聖人此章之論無干因與損益總不闕推測事○馬註所因所損益兩所字卽指三綱五常文質三統若本文因字上原無所字而所損益之所字正指相度因中之時勢而互變者言自不相同時解或非馬註亦謬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語類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行之也。難。○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爲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卷

近譬堂
藏板

精義 謝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足，以與此亦，豈知鬼有不神者乎？而又當政教失禮，義廢之時，則非所祭而祭之者，宜其紛如也。聖人於此時欲驟而語之，則無證，欲秩之以禮，則無位，其憂深思遠之所爲，以謂儻能知所祭而祭之，則鬼神之禮未爲不明於天下也。祀典猶不喪也，蓋鬼神之理，不明於天下，原於非所祭而祭之，此其所以祈於不諂焉。

同 大全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辨 按此其字指祭之人而言，原無定位。上自天子，下

達庶人，各有所謂當祭之鬼。朱子謂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及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然此亦尚是大槩說，細而推之，又如用上庶人祭及

旁親遠族諸侯祭非境內山川之類皆是。○通考吳氏單以鬼指祖考不可從。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語類 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着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問見義不爲無勇。莫是連上句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凡事見得是義便着做。不獨說祭祀也。○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也。曰。此直說眼前事。若見得合做底事。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看。則只是知未至。若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同**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矣

近譬堂藏板

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非其鬼神。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爲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爲而不爲。其儒可知。一過一不及也。○呂晚村曰。不爲之根。總在利善上起脚。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翼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疏 掘不獨是於非其鬼而祭後。經見其爲諂。亦不是。見義不爲後。經見其無勇。故朱子或問謂楊氏見義

不爲敬餒而無勇之說。語倒而意支。可知諂字就在。非鬼而祭內無勇就在見義不爲內。這而字是自家思量。要如此這字。是自家禁止。不如此每上一句指其事。下一句推其所以然之故。勉齋謂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其病之所自來。這却說得。姦至陳新安謂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以相因立說。朱子於或問已辨之矣。○學會問相因之說。朱子何故不取。曰。這只是把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一段硬來說了。如此則夫子當曰。是不智也。而不當曰。諂也。無勇也。蓋那章是正說。此章是反說。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所以能務能敬遠之。故在於見得透徹。故都是知分上事。說他是有勇。是不諂。畢竟要轉一轉。說了此章。祭非其鬼。當下自是諂見義不爲。當下自是無勇。若說都由於見理不明。這也要轉一轉。說始得。聖人只是當下指示。無轉一轉說之意。故諂字。無勇字。自是各開。○問見義不爲。朱子謂着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回見得知之而不能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爲政

先

近譬堂藏板

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此。似歸到知上。是如何。曰。畢竟本文正。面是前一層意思。從源頭上看下。便是轉一轉。說了按賀孫錄子善問一條如此。格錄則不同。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也。朱子曰。此直說眼前事。此句最分明。若論本原上看。則只是知未至此。便是推論了。朱子看書。每如此仔細。兩下並看。一句賀孫錄。恐是誤了。

論語卷之二終

